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帝建初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

後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潯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

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

薨 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陳留

玉況為大司徒

賢曰玉音肅姓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

為大司空 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

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

遣劉尚發兵萬

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

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

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廬谿縣西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音元

尚輕敵深入蠻乘險

邀之尚一軍悉沒

初匈奴單于興弟右谷蠡王知牙

師以次當為左賢王

谷蠡音鹿黎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

真韃日逐王

真音郁韃
居言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

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
傳單于與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

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

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

其子也師古曰

谷

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

匈奴諸王歲
正月會單于

音鹿蠡盧奚翻

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

監古
衛翻

及單

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

河太守求內附

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

兩骨都侯頗覺

其意會五月龍祠

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

月五月九月戌日

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

南匈奴傳

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鞹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

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是歲

高侯朱祐卒

范書朱祐傳二十四年卒

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

受降

將即亮翻
降戶江翻

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樂音洛

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

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

禦北虜事下公卿

下遐
稼翻

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
將掌五官

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
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

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

受之

事見二十七卷宣
帝甘露黃龍間

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

夷完復邊郡

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蔽則可以完復矣

帝從之 秋七

月武陵蠻寇臨沅

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

遣謁者李

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被皮義翻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

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

賢曰矍鑠勇貌也

遂遣援率中郎

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鄴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

溪構溪酉溪漁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構作朗無作武賢曰五溪在

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

索盡也愔於今翻索

昔各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

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賢曰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通言矣惡鳥

路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

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

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

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

徼古弔翻貊莫百翻

太守

祭彤招降之

降戶江翻

彤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

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

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

彤曰審欲立

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

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

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朝直通翻

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

死力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王之名

將兵萬餘

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

怖音布翻

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韃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

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

監護

復扶又翻
監古銜翻

遣侍子修舊約

舊約宣
帝舊約

戊申晦日有

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

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

為名縣治故城昔馬
援討臨鄉所築也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

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

虎賁中郎將掌
虎賁郎賁音奔

獨拜牀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

梁松字伯孫
尚帝女舞陰

公主爾雅曰女
子之夫為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

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賢曰喜許吏翻

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

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好呼到翻下同

妄是非政灋

賢曰謂譏刺時政也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惡烏路翻行下孟翻下同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

人之憂樂人之樂

樂音洛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兒曰舒
免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

曰鴨野生而
高飛者曰鶩

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

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

龍姓述名賢
曰山都縣名

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
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

季良者越騎司

馬杜保也

百官志越騎校尉其
屬有司馬秩千石

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

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

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

補敗

通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

賢曰零陵

今永州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

賢曰下雋

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賢說非雋字充翻有

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

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

接壺頭山山水際有馬援停軍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賢曰充縣名屬武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陵郡充昌容翻

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搯持也咽音烟喉嚨也

充賊自破以事上之

上時掌翻下同

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

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中竹仰翻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偽翻為于

耿舒與

兄好時侯弇書曰

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

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

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眾怫鬱行死

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

行將疫死也

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賢曰言似商胡所至之處輒停

留也賈音古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

監古銜翻

會援卒松因是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

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

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

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甘微寒主風

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

實能輕身勝障氣

障與瘴同

軍還載之

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屏

大屏屏之有文彩者

帝益怒援妻拏惶懼

拏音奴子也

不敢以喪還

舊塋橐葬域西

賢曰橐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故稱橐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廣雅

曰塋域葬地也

賓客故人莫敢弔會

不敢弔及會葬

嚴與援妻子草索

相連詣闕請罪

索昔各翻

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

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

上時掌翻下同

前雲陽令扶風朱

勃

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為起雲陵邑後為縣

詣闕上書曰

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隔險難

難乃

且翻

觸冒萬死經營隴冀

謂征隗麗時也

謀如涌泉執如轉規

規圓

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零音憐建武十一年

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征交趾事見上卷十七年

十八年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

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

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

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

漠謂討烏桓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莫不歸

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

怖普布翻

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

之訟

偽為于翻

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

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

事見十卷高帝

三年間古苑翻

豈復疑以錢穀間哉

復扶又翻

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

下遐稼翻厭一葉翻

帝意稍解初勃年

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嫺雅

賢白嫺音閑嫺雅猶言沈靜也

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

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

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

卒子

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

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為將

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宗

均監援軍

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

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

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

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降戶江翻

均曰夫忠

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

陵長

調徒弔翻

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

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

帥所類翻

於是均入

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為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嘉其

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

以示寵榮也
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

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詔
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帥所類翻
長知兩翻

使居

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

種章
勇翻

給其衣食遂為

漢偵候

偵丑
鄭翻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

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

人

掾俞絹翻照下八翻
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但委主降掾吏

賢曰蓋當時權
置也降戶江翻

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

西都置護烏
桓校尉至王

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關廂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旣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余據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未誠有益於附知并於匈奴中郎將果何時也校戶教翻

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

城

賢曰寧城縣名前書寧作寧寧寧兩字通也杜佑曰寧城在媯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吐教城

開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

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

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

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

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
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奉音扶
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翻

初作壽陵

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
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

帝曰古者帝王

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亦眉入長安
惟霸陵不掘

今所制地不過

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賢曰言不起山陵
裁令封土陂池不

停水而已陂音普
何翻池音徒河翻

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迭興謂易
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

彬丑林翽

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

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

使

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

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

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

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

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

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

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奠韃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

五骨都侯

韓氏骨都侯當干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藉骨都侯凡五奠音郁韃居言翽

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

日更相攻擊

更工
衡翻

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

侯子各擁兵自守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

帶璽綬

南匈奴傳黃金璽纁綬賢曰纁音戾草名以
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綬

紫青色音瓜璽

車馬金帛甲兵什器

賢曰古之師行二
五為什食器之類

斯氏翻綬音受

必供之故曰什物食具今
人通謂生生之具為什物

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

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

糒音備
糗也

令中郎將將弛刑

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叅辭訟察動靜

弛刑者弛刑徒也
說文弓解曰弛此

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單于歲盡輒遣今春置之至是更為之約束制度耳

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

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

閼音煙氏

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

歸於本土

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今皆歸復本土

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

郭

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

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

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

徙民見上
卷十五年

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

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

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因使段

彬王郁留西河擁護之

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
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

稷鄉即漢美稷縣也
隰城漢之茲氏縣也

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

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

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

偵丑
鄭瀚

賢曰遼音
力賀翻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

鈔楚
交翻

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剪韃日

逐耳

莫於六翻
韃居言翻

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詔

司徒司空並去大名

去羌
呂翻

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

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

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自北地以
東南部分

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

帝名

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
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

復扶
又翻

下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宮揚虛

侯馬武上書曰

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逕其東南河發源於此

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

稽音啓

虜今人畜

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

在陛下

縣讀曰懸下同

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

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政翻墮讀曰墮

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

將即亮翻縣讀曰懸

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

如句

字又音駒驪力知翻

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

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彊

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邳地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

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

舍讀曰捨

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

語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恒戶登翻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

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上問趙憲以久長

之計憲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

興續之次子石章之子續之嫡孫也

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

壽張縣屬

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考異

曰袁紀宏皆作
密今從范書

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

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

朝直遇翻下
同上時掌翻

手自書寫毀削草本

公朝訪逮

逮及也

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灋帝甚重

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

復扶
又翻

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

古夫婦
合葬詩

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

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

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

謂以天

故優以大封食二

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虞之樂

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尾屬

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鐘磬也說文曰虞飾為猛獸虞音巨

擬於乘

與

乘繩證翻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

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

俠

俠戶頓翻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妙

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

磐字子石屏必即翻而

反游京師長者

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家兒可以繫推

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

肅復出入王侯邸第

復扶又翻

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

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

天下重開

种持中翻重直龍翻

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賢曰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

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

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

得幸於沛王

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

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

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

更工衡翻

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

與讀曰豫

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秋八月戊寅東海

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

濟子禮翻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

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可言可任也

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

為于

制偽

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

乘繩證翻

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

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

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

下三府議酬答之宜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通翻下邈稼翻

司徒掾班

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

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

數術數也

言入其街中也

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

數所角翻下同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

合市與漢和合為市也

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

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

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今必有適

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

余謂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

今立豪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

恩追念先祖舊約

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韻

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

為于
偽翻

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

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

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

事並見
前紀

今

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

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

長知兩
背蒲妹
翻

將即
亮翻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

惟思
也

又

以北單于比年貢獻

比毗
至翻

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
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
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韞丸一

賢曰韃音居言韞
方言曰藏弓為韃

藏箭為韞丸即箭箠
也韞與韃同徒谷翻

矢四發遺單于

遺于

又賜獻馬左

骨都侯右谷蠡王

谷音鹿
蠡音黎

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戾皆敗

竿管三十六簧

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竿小者曰和竿與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竿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竿笙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註見前空戾世本云空國戾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戾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戾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戾聲訛為塋戾或謂師賢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案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賢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

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

武節以戰攻為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論語記孔子之言

何事汚七十二代之

編錄

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計

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汙焉故翻

若郡

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

復言

復扶又翻

甲子上幸魯濟南

濟子禮翻

閏月癸丑還宮 有

星孛于紫宮

孛蒲內翻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馬為中山

王 五月大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

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

謚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謚之耳

考異曰本傳在三
十一年今從袁紀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

解急身被十二創

喪息浪翻數所角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帝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

常以復自從也

故復少方面

之勲

少詩
翻

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

兆掾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掾俞翦翦

領長安

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

賢曰將謂州將說輸苜蓿

將即亮翦

安能動萬乘乎

乘純證翦

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

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翦

中元元年

洪氏釋曰城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健閭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

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漢倭國傳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證據甚明宋荅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元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

春

正月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

見賢通翻

帝問以政

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

復扶又翻

帝

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公

第音彭

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

工過

禾翻從才用
翻飯扶晚翻

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

少詩
照翻

實

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

倫為扶夷長

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
武岡縣東北水經志扶夷縣在邵陵西未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

會古外翻
守式又翻

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

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盛宗

風俗通
曰岱始

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
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

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識文言九世當封禪

者凡三十六事

識楚
諧翻

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

復扶又
翻史記

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

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

元封故事

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水銀和金以為泥

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

必五色

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

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

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

從祀也

從才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

到山上

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更衣

易服乃即事也更工衡翻

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

封之

璽斯氏翻

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

騶側尤翻

發壇上方石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

覆敷救翻

尚書令以五寸印封

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

謂復故道而下山也

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

陰

梁父之陰也禪時戰翻

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

從從祀也从才用翻

如元

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

酉車駕還宮已卯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

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繆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

魴為司空

魴符方朔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

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又有赤草生於水崖

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

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

郡國頻上甘露

上時掌翻下同 羣臣

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

維免

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

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

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

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

地祇

上時掌

遷呂太后廟主于園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瑩域也於中

置四時上祭

上時掌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

起明堂靈臺辟雍

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

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卿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官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銜之雒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

宣布

圖識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

見四十卷
建武元年

由是信

用識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

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見賢
通翻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益圖書矯稱識記

後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緯符

命之類是也

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伎渠綺翻

註古賣翻又戶卦翻

馬於度翻遠于願翻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識記

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雋偶之類

賢曰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

屏必耶翻又卑正翻

述五

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處昌呂翻

帝謂譚曰

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問其

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

又翻復扶

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將下斬之

將資良翻持也領也

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

安郡丞

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

譚出為郡丞不必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併書於此

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

逵能傳會文致最差貴顯

鄭興事見四十二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

氏與圖識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甚見信用傳續曰附

世主以此論

學悲哉逵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

鞬丁帝

遣使齎爾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

繒慈陵翻

是後遂

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崩

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

日過中則昃朝

直遙數引公卿郎將

數所角翻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賢曰分猶半也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忘承間諫曰

問古荒翻

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

自樂此不為疲也

樂音洛

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

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

音量

良度徒洛翻

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列身致太平太尉趙憙

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

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

宮省即宮禁也

與百僚無別

別彼翻

意

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

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

諸王國各置邸洛陽

唯得朝晡入臨

臨臨哭也力鶴翻下同

整禮儀嚴門衛

賈公彥曰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二人守門比于

石皆號司馬殿門

內外肅然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

后 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

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

被皮義翻

及郭后黜

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

白水

謂光武起於南陽春陵之白水鄉也長知兩翻

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

主哉

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

當為秋霜毋為檻羊

賢曰秋霜肅殺於物

檻羊受人制於人

人主崩亡問閭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

王邪彊得書惶怖

怖普故翻

即執其使

使疏吏翻

封書上之

上時掌翻

明帝以荆母弟

帝及荆皆陰后所生

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宮在

河南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帝王陵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

去雒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夏四月丙辰詔曰

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

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

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

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

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

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
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相掾俞綰翻
蒼嘗薦西曹掾齊國

吳良

百官志西曹主府史
署用掾秩比四百石

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復扶又
翻下同

今以良為議

郎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

无無弋爰
餉立孫研

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至研十三世孫燒
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良者燒當之玄
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湍並
皆強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奪居大
榆中地蹠是始強
滇音顏零音憐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

與弟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

敗補邁翻
賢曰允音

鉉街音皆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
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
於是守塞諸羌皆

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
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

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南允音鉉吾音牙杜佑
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
鴻軍

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

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監古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

為伊伐於慮鞬單于
鞬丁

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註曰莊之字曰嚴謚法照臨四方

曰明光武

第四子也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

已下即以下孔頴達曰已與以字本同

朝于原陵如元會儀

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遥翻

乘輿拜神坐

乘繩證翻坐但卧翻

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

上時

掌翻下同

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

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

禹薨

諡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諡之耳後世諡法始有茂德丕績曰

元

東海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

絕

驛傳遞馬也左傳謂之乘驛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駱驛往來不絕也

詔沛王輔

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省疾

省悉景翻

戊寅彊薨臨終上

書謝恩言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

言身既天

死而子孫又貽上之人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

息

也政其名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

天下新罹大憂

謂光武崩也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

餐

供居用湖養羊亮翻數所角翻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

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

發哀

賢曰津門維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

使大司空

持節護喪事

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諸王喪殊禮也

贈送以

殊禮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相況羽翻

帝追惟彊深執謙儉

惟思也

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

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

斂力

茅車瓦器

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為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

秋七月馬武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

降戶江翻

山

陽王荆私迎能為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

封荊廣陵王遣之國

郡國志廣陵在雒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

遼東太守

祭彤使偏何討赤山

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

烏桓

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

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責蓋欽志責本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

大破之斬

其魁帥

帥所類翻

塞外震讙

讙之涉翻

西自武威東盡玄菟

郡國志武威

咸郡在雒陽西三千五百里玄菟郡在雒陽東北四千里菟同都翻

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乃悉罷緣邊屯兵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

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

制度

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雒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

壇在城西北角
去城一里所

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

記曰歌者在

貴人聲也天子樂舞八佾六十四人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

好時愍侯

耿弇薨

時音止謚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謚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舍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

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

侯王冠遠遊三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旒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

高有倬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與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按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綌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

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瓶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旦旦至食

為麥食至日昧為稷昧至晡為黍晡至下晡為菽
下晡至日入為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 赦天

下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

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也 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

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

更工衛翻

三老服都紵大袍

冠進賢扶玉杖

紵直呂翻說文曰紵縹屬績紵以為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

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
梁中二下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吏私學弟
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將道皆案戶比民民年始七十
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
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為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 五更亦如之不杖

乘輿到辟雍禮殿

乘繩證翻

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

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

道讀曰導

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

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

饋進食也醬食味之主故執之

而執爵而酌

酌音盾又土覲翻

祝鯁在前祝饘在後

饘一結翻食室氣不

通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

賢曰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

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

三寸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階也賢曰嚮醢也醢嗽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醢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屑老人食多鯁鯁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鯁也都布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更工衡翻禮畢

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

賢曰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

執經問難於前

難乃旦翻

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萬計

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圜橋門也圜繞也

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

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躬字

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

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

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

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

門生受業於門者也

上

親自執業

執業猶執經也

諸生或避位發難

發難發疑難也難乃旦翻

上謙

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

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

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

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又翻皆拜牀下榮卒

帝親自變服臨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

師縣西北

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

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以中山王馮太后少

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

以虎賁官騎

賢曰漢官儀騎騎王家名官騎余據馬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便兵善射騎側尤

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

受賞賜

數所角翻下同

恩寵俱渥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

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武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 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

下獄死

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

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下邳稼翻林者融之從兄

子也

從才用翻

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

並時

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

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勲尚東海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溫陽公主

自祖及孫官

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林誅帝

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是歲

初迎氣於五郊

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北四方之北各依其位中央之北在未壇皆三尺立春

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

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

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公主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

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為醯儻尸逐侯鞬單于

賢曰醢

火奚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壹司徒李訢免 丙辰以左
馮翊郭丹為司徒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

賢曰烜音
丁達翻

后

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
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為貴人時
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
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

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

悴秦醉翻

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

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賢曰纖介猶細微也問隙也間古覓翻

后常以皇

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

若數所寵引

見賢通翻數所角翻下同

輒加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

宮

皇后宮謂之長秋宮

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冠古玩翻

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

大練

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縐也好呼到翻衣於既翻

裙不加緣

緣俞解制

朔望諸姬主朝請朝

直遇翻

望見后袍衣踈麓以為綺縠就

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

平者

平決也難平
難決者也

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

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

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

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

延邳彤鮪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

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
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

祐祭遵景丹蓋延鉞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系列馬
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邛彤
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系列此序其次不與前馬
史合鐔音單又音尋祭則介翻蓋古盍翻鉞音姚

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與讀曰預

夏四月辛酉封皇子

建為千乘王美為廣平王

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在雒陽東千五百三十

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為平于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

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曰

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蒲內翻

帝大起北宮時

天旱尚書僕射會稽鍾離意

會古外翻

詣闕免冠上疏曰昔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

邪

營范書作營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

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

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

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

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

策詔者書

詔於策也

又勅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

遂應時澍雨

說文曰雨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

意薦金椒長劉平

全椒

縣屬九江郡賢
曰今滁州縣

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

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

行戶部

獄無繫囚

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

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
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好呼

到公卿大臣數被詆毀

數所角

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

曳

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擲物以擊之也
曳讀曰拽音奚結翻拖也引也一說提曳讀皆如字

常以事怒郎藥崧

藥姓
崧名

以杖撞之

撞直

崧走入牀下帝

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

記曲禮
之文鄭

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賢曰穆穆美也皇皇盛也

未聞人君自起撞卽帝乃赦之

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

敢諫爭

爭讀曰諍

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

變異上疏曰陛下敬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

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

治直之翻

而以苛刻為

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

爾雅曰雍雍和也

至於

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

詩必言宴樂者

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

我有旨酒以宴樂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

嘉賓之心樂音洛

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

予用識文也

賢曰尚書璣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璣璣鈴改之漢官儀曰太子樂

今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一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饒歌軍樂也

壬申晦日

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灾以致戒懼

說苑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

出孽則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

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春秋感精符曰

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悟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冬

十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

光武建武六年改荆春陵鄉為章陵縣

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荊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

上賜

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

東漢之制冕冠垂旒前後遽延三公諸侯之旒青玉為珠

行部去檐帷

爾雅曰檐帷蔽前檐帷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曰檐帷山東謂之裳或曰潼容泯之

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潼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檐行下孟翻去羗呂翻檐裳占翻

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戊辰還自章陵是歲京師

及郡國七大水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

塞王國

媯塞國塞種臨媯水而居者因以為國名莎素未闡寘徒賢闡宛於元闡媯居為闡塞退則闡使

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

率諸國兵數萬擊之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

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

敗蒲邁闡中竹仲闡

于寘人復立其兄子

廣德為王廣德使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

乃歸其父以女妻之

復扶又闡妻七細闡

與之和親

為廣德殺賢張本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七

起重光作垂盡於蒙
大淵獻凡十五年

顯宗孝明皇帝下

永平四年春帝近出觀覽城第

城雒陽城第宅也賢曰
有甲乙之次故曰第

欲遂校獵河內

河內郡在雒陽
北百二十里

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

奏即還宮

秋九月戊寅千乘哀王建薨無子國除

千乘

證

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

魴音房

以河南

尹沛國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恭湛之兄子也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

松嗣父統爵為陵鄉

侯縣讀曰懸下邳豫翻

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

知名

知名者有名於時人皆知之也

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

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

儲副也

漢有舊防蕃王

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

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

辭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誘莎車王

賢殺之

寘徒賢翻
莎素禾翻

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

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為莎車王

質音致

廣德又攻

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

更工衡翻

東平王蒼自以

至親輔政

蒼輔政始上
卷中元二年

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

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

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國而不

聽上將軍印綬

上時掌翻

五年春二月蒼罷歸藩

東平國在雒陽東六百七十二里

帝以驃騎長

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

百官志將軍長史一

人秩千石掾屬二十九人秩比四百石至比二百石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百石帝特為蒼置掾史員四十人

王國太傅秩二千石中大夫比六百石郎二百石掾俞絹繭

加賜錢五十萬布十萬

匹冬十月上行幸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

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民

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賜錢為辨裝也

安豐戴戾竇融年

老子孫縱誕多不灋長子穆尚內黃公主

內黃縣屬魏郡

矯稱

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

六安國屬廬江郡賢曰今

之廬州按前漢以六安為王國後漢以六安為侯國屬廬江郡賢以唐之廬州為漢之廬江郡可也若漢之六安侯國實在唐壽州界劉昫地理志壽州安豐縣漢六國故城在縣南此為可据此後章帝元和二年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却可以用賢注妻七細翻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

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

竇氏故扶風平

陵人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勲宣

皆下獄死

復扶又翻下邳穆翻

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

雒陽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

據本紀王雒山在廬江郡

夏四月

甲子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

茲易曰鼎象三公

三公鼎足承君故云然此蓋易緯之辭

宣公卿奉職得

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

書禁人上事言聖

見四十二卷光武建武七年上時掌翻

而間者章奏頗

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

省悉景翻

示不為諂子蚩也

蚩笑也

冬十月上行幸魯十二月還

幸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

壬午還宮

是歲南單于適死單于莫

之子蘇立為丘除車林鞮單于

鞮丁奚數月復死復扶

同下單于適之弟長立為湖邪尸逐侯鞮單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

后

西京諸后皆從帝謚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以壽終而別追謚之從帝謚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范曄曰

漢世皇后皆因帝謚為稱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賢曰謚法執德遵

業曰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

數所

遣使求合市上冀其

交通不復為寇許之以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初均

為九江太守

九江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五百里

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

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

郡有五都督郵監屬縣閉之府內者恐以伺察為功能侵擾屬

縣適以多事故也

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穿

賢曰檻為

機以捕獸穿謂穿地陷之

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

張捕

張設也設為機穿以伺鳥獸曰張裴炎猩猩銘所謂奴欲張我是也

非憂恤之本也

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

去羌呂翻

除削課制其

後無復虎患

復扶又翻

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

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也

喜許記翻

然文吏習為欺

謾而廉吏清在一已

謾音慢又莫連翻

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

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以太尉虞

延為司徒衛尉趙喜行太尉事越騎司馬鄭眾使北

匈奴

越騎校尉司馬一人秩千石

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

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

自誓以死不為單于屈也

單于恐而

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

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匈奴匈奴姓大臣

左右骨都侯也又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立密使人詣

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

人伺相史翻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

牙營士屯五原曼栢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

騎千人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曼栢縣在今勝州銀城縣界秋郡國十

四大水 冬十月北宮成 丙子募死罪繫囚詣度遼

營有罪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紵詣

國相曰

漢成帝王國省內史令相治民職如太守秩二千石紵今之絹也師古曰紵素也縑并絲絹也

相息亮翻

託在藩輔過惡果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

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慈潔齊三月

齊讀曰齋

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塞悉則翻饌離離翻又離皖離

初帝聞西

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

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
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
修煉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
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
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袁宏漢紀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

馬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靜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
竟去欲以歸於無為長丈六尺黃金色初明帝夢見金
人長大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
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焉賢
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也中國類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

僧住也桑門即沙門梵云沙門耶或曰桑門唐言勤怠
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魏收曰漢武帝遣霍去病討匈奴
獲休屠王金人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不祭祀但燒香
禮拜而已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張騫使大夏傳其
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壽元
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中國聞之未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
殿庭乃訪羣臣傳殷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
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
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
漢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闢西好呼到翻

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詔羣

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

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上時常勸

詔曰羣僚

所言皆朕之過民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

點下八翻

而輕用

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贖前戒竦然兢

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人主能切已省察然後能有是言

北匈奴

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

鈔楚交翻

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

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

要一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賢曰武帝開通

西域本三十六國余謂堅其心者欲使之專附匈奴

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

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

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中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

得謀猶言

得計復扶又翻下同

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賢曰駁議謂勸單于歸漢駁北角翻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

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

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

南單于久

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

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

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

為于偽翻下同

單于恚恨遣兵

圍臣

恚於避翻

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

氈裘獨拜

前書匈奴傳曰自君王以下皆食如今匈奴畜田衣其皮革被旃裘旃與氈同

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

後帝見匈奴來者聞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為

軍司馬

漢制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

人帝召衆為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

九年夏四月甲辰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

治者亦以聞

杜佑曰後漢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府豫治燕今鄆縣充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

徐治鄆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鄆今趙郡鄆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厯陽今郡縣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漢制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此墨綬長吏謂大縣令以下上時掌翻治

直吏翻

是歲大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賜皇子恭號曰

靈壽王黨號曰重熹王

賢曰取其美名也

未有國邑 帝崇尚

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

四姓小侯

賢曰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余據東平王蒼傳送列侯印十九

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意四姓小侯亦猶是也置五經師搜選高能

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

遣子入學 廣陵王荆復呼相士謂曰我貌類先帝先

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請吏告之

相息亮翻

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

吏民唯食租如故

恐其復謀不軌故不得臣屬吏民唯食國之租稅

使相中尉

謹宿衛之荆又使巫祭祀祝詛

祝職又翻詛莊助翻

詔長水校尉

樊儵等雜治其獄

儵直留劾治直之劾

事竟奏請誅荆帝怒曰諸

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對曰天下

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

賢曰春秋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裁逆之事也

臣等以荆屬託母弟

帝與荆皆出於陰后

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

臣等專誅而已

賢曰專謂不請也

帝歎息善之儵宏之子也

十年春二月廣陵思王荆自殺

謚法追悔前過曰思

國除夏四

月戊子赦天下

閏月甲午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

雅樂

賈曰校學也戶教
翻雅樂註見上

奏鹿鳴帝自奏塤箎和之以娛

嘉賓

鄭玄註周禮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子鄭衆云有
六孔世本曰暴辛公作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有

八孔孔穎達曰土曰塤竹曰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
字異耳釋樂云大塤謂之箎音叫孫炎曰音大如叫呼

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鷩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
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

其聲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
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鄭司

農小師注云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
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箎熊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箎尚

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作
繆矣釋名塤喧也聲濁喧然塤況袁翻箎音池和戶卧

還幸南頓冬十二月甲午還宮 初陵陽侯丁綝卒

陵陽縣屬丹陽
郡縣丑林翻

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

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逃去

衰倉回翻

友人九江鮑駿

遇鴻於東海

東海郡在雒陽東一千五百里

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

賢曰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季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

欲讓以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權時所行非常道也伯夷當紂時季札當周末故言亂世也

春秋

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蒯瞶

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事故駿引以為言

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

至行

孟翔行下

上徵鴻為侍中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

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

別之後獨坐不樂

樂音洛下同

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

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

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

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毛詩註云菽所以芼太牢而侍君子芼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為

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豕則薇則菽不摠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

羊豕之苦薇
從可知矣

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

最樂

處昌呂漸
樂音洛

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

要讀曰腰
腰帶十圍今

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十二年春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

置哀牢博南二縣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居牢山絕域荒
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西南去維

陽七千里賢曰在今匡州匡川
縣西張東之曰姚州哀牢國地

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

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
越之得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金

行者苦之歌曰漢

德廣開不實度蘭倉為它人

為于偽翻

初平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

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

浚儀縣屬陳留郡被皮義翻

其後汴渠

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

先民急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

樂浪在雒陽東北五千里恒戶登翻

先薦薦翻樂浪音洛琅

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

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謁者屬光祿勳

王吳以謁者而將作故謂之將作謁者賢曰汴渠即蒗蕩渠也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

過汴以東積石為隄亦號金隄成帝陽嘉中所作也

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郭璞註云旋流也更工衡翻

無復潰漏之患

復扶又翻

景雖減

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

十萬曰億

秋七月乙亥司空伏

恭罷乙未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風俗通牟子國祝融之後後因氏焉

是時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

十牛羊被野

比毗至翻被皮義翻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

河汴之隄決壞則汴

水東侵而與河合今隄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舊迹也

辛巳帝行幸滎

陽巡行河渠

行下孟翻

遂度河登太行幸上黨

行戶剛翻

壬寅還

宮

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

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

姓諧燕名公之後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

氏燕於賢翻

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下案驗

下澁稼翻

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

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

賢曰今宣州縣

賜湯沐邑五百戶

賢曰湯沐者取其賦稅以供湯沐之具也

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

勿上璽綬留住楚宮

許太后者英母許氏上時掌翻

先是有私以英謀

告司徒虞延者

先遷薦翽

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

事覺詔書切讓延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延自殺以太常周澤行司徒事頃

之復為太常

考異曰澤傳云十二年按十二年不闕司徒當是虞延免後邢穆未至間澤行司

徒事爾故

夏四月丁巳以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

云數月

鉅鹿郡在維陽北一千一百里邢本周公之胤為衛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楚王英至丹陽

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為折茲侯是時窮治

楚獄遂至累年

治直之翻下同

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

州郡豪桀及考案吏阿附生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

尚數千人初樊儵弟鮪

儵直留鮪于軌

為其子賞求楚王英

女

偽于鮪

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

侯

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玄卿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也

時特進一言

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

賢曰宏為特進

但以貴寵過盛即為

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及

楚事覺儵已卒上追念儵謹恪故其諸子皆得不坐英

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

吳郡在雒陽東

三千三百里

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掾俞諸

吏不勝掠治

勝音升掠音亮治直之翻

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

簿梁宏功曹史馬勲備受五毒

門下掾在郡門下總錄衆事功曹史主選署功

勞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也或云鞭箠及灼及微經為五毒

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

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

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

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為度

斷丁管翻

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

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茂澤侯鄧鯉

曲成侯劉建

耿純弟宿封隧鄉侯建蓋紹封者也朗陵侯臧信宮之子也鄧鯉劉建皆無可考茂

澤侯國屬河東郡曲成侯國屬東萊郡實曰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北師古曰茂音烏號翻

建等辭

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

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

考異曰

范書作寒陸龜蒙離合詩云初寒朗詠徘徊立袁紀作寒按今有寒姓音件與袁紀合今從之余按姓譜有寒姓以為夏諸侯后寒之後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賢曰

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

賢曰錯愕猶倉卒也錯音七故翻音五故翻朗

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

類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

所犯不道

漢法有大逆不道

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

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

持兩端促提下捶之

捶止

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

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

府議

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

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

人

汙烏故翻

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

狀反為罪人訟寃

為下偽翻下同

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

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考因在事者咸共言妖惡

大故

故事也因也妖於驕翻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

言出

其罪不如入其罪也

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

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

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

裁與緣同

及其歸舍口雖不言

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言者

牾五故翻也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

幸洛陽獄錄囚徒

師古曰宥錄之知其情狀為寃滯為不也今之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

力具翻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

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

問古苑翻

帝惻然

感悟夜起彷徨

彷徨釋徘徊也莊子註猶翻翔也余謂彷徨不自安之貌

由是多所

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

任城縣屬東平國任音壬

到郡

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

上時掌翔

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

具奏

列彼

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夏五月

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食六縣

篤兄弟之恩也

又封

竇融孫嘉為安豐侯

念功臣之世也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

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杆水脯糒而已

說文曰杆

飲器音于方言曰盥謂之盥

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

灑掃

灑所青黼掃悉報黼又並如字

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

事

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上東巡癸亥耕于下邳

下邳縣本屬東海郡

是年以臨淮郡為下邳國下邳縣屬焉在雒陽東一千四百里 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親

御講堂

孔子宅在闕里講堂講授之堂魯共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即此

命皇太子

諸王說經又幸東平大梁

汝儀縣本大梁

夏四月庚子還宮

封皇子恭為鉅鹿王黨為樂成王

樂成國本信都郡帝更名在雒陽北二千

里

行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昺為常山王長為濟陰王

濟子禮

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數縣

於制不亦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

萬足矣 乙巳赦天下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

匈奴

百官志謁者僕射秩比千石為謁者臺率主謁者古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數所角翻

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

世父後生為叔父

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

將馬廖

廖音聊

下博侯劉張

張齊王續之孫

好時侯耿忠等共議

之

時音止

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

援于元翻

并左衽之

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

居延

武帝置縣屬張掖郡賢曰故城在今甘州張掖縣北

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

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

復扶又翻

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

塞其勢易乘也

易以
敗翻

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

未內屬北虜未有罽隙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

西河舊
事曰白

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
過之皆下馬拜馬去蒲類海百里之內

得伊吾

賢曰伊
吾即伊

吾廬地本屬匈奴後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
伊州細職縣伊吾故城是也又曰伊吾故城在今瓜州

晉昌
縣北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

使疏吏翻
斷丁管翻

伊

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

復扶又
翻折而

設
翻

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

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

二月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

為秉副

三都尉皆武帝置奉車都尉掌乘駙馬都尉掌天子之副馬師古曰駙副也一曰近也疾也

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援之子也

十六年春二月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

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高闕在朔方北

竇固耿忠

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

塞

賢曰案湟水東經臨羌縣故城北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即其地也余據西南夷傳冉駹夷北

有黃石北地盧
水胡敦徒門翻

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

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

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

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

賢曰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山今
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漢一作漫

擊呼衍王斬首千餘

級追至蒲類海

賢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在今庭州蒲昌縣東南

取伊吾盧地

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

王

匈奴林恐當作匈奴林建武時匈奴嘗
遣匈奴王迎盧芳匈奴音古侯翻

絕幕六百餘里至

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水上

據前書匈奴水去今居數千里

臣瓚曰去今居千里

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

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

山

北史曰循弱水西行得涿邪山

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

獄免

下避稼翻紀棠皆作常今從范書

考異曰袁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

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

稱尺證翻

身死

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物

若汝

也皆為文簿而上之上時掌翻

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

行戶剛翻
辛子恤翻

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

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每朝賀京師常過彤冢

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彤先為遼東太

守威信行於烏桓鮮卑
號戶刀翻為于偽翻

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

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

百官志大將軍營五
部部有校尉一人軍

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
為副貳使疏吏翻下同

超行到鄯善

鄯上
肩翻

鄯善王廣

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

懈古
隘翻

超謂其官屬曰寧覺

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

侍胡鄯善所遣侍超

者使疏吏翽

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

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

怖普布翻

滅此虜則鄯善

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

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

初夜甲夜也

會天

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

大呼

呼火故翻

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

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

三十餘級

從才用翻

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

還從宣翻
又如字

恂大驚既而色動

意欲分超功而不能
自揜於外故色動

超知

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從事掾也
掾俞絹翻

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

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

復扶
又翻

廣叩頭

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

功效

實音致上
時掌翻

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

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

超使于寘

復扶又翻下
同寘徒賢翻

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

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

不虞多益為累耳

累力瑞翻

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

賢曰

雄張猶熾盛也張竹亮翻予謂張者自大之意

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

監古衛翻

超

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

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

賢曰續漢及華驕書並作騶說文馬

淺黑色也音京媚翻予謂騶音瓜黃馬黑喙曰騶讀如本字

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

超請馬

相息亮翻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

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

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

殺匈奴使者而降

降戶江翻

超重賜其王以下加鎮撫焉於

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

通焉

王莽天鳳三年馬耆擊教王駿西域遂絕至此五十八載耳此言與漢絕六十五載蓋自始建國元

年數之謂莽篡漢而西域遂與漢絕也復扶又翻載子亥翻

超彪之子也 淮陽王

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

媚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祀詛事卜案驗

識楚諧翻祝職救翻

訓莊助翻下遯稼翻

五月癸丑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

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以大司

農西河王敏為司徒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

罪薄於楚王英秋七月徙延為阜陵王食二縣

實曰阜陵縣名

屬九江郡故城在今滁州全椒縣南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

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

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實曰用兩炬交縛如

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爇懦劣

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實曰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 斬首

數百級虜自相軫藉死者千餘人

賢曰轆轤也藉相由
踏藉也轆良力翻

此不敢復向雲中

復扶
又翻

范丹之孫也

康丹為
王莽將

十七年春正月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

上時
掌翻

其日降甘露於陵樹

考異曰帝紀云甘露降於陵皇
后紀云謂原陵甘露降於樹然則

實降原陵也帝
紀誤以原為甘

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

御床視太后鏡匱中物

匱鏡匣
也音康

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

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沈約曰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
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

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
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北海敬王睦薨

睦北海靖王與

睦少好學

少詩照翻好呼到翻下同

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

夫詣京師朝賀

賢曰中大夫王國官也掌奉玉使京師奉璧賀正月朝直還翻

召而謂

之曰朝廷設問寡人

賢曰朝廷謂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

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

樂音洛

臣敢不以實對睦曰

吁子危我哉

賢曰吁音子孔安國註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余按吁句于翻

此乃孤幼

時進趣之行也

趣讀曰趨又七喻翻行下孟翻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

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

畏慎如此

時禁切藩王法憲頗峻故睦慮及此

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

三月癸丑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昱永之子也

益州刺史梁國朱輔

益州郡漢中巴郡廣漢蜀郡犍為州郡永昌等郡益州刺史

史治廣漢郡雒縣

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

汶山在蜀郡岷氏道

西徼外江水所出杜佑曰茂州漢汶山縣汶音書音讀曰岷岷裴松之音剪

前世所不至正

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

種章勇翻

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

菆側鳩翻又祖九翻

輔使犍為

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犍為郡在雒陽西三千二百七十里夷言不與中國通故譯而後獻

據居言翻據俞紹翻由姓也秦有由余或曰楚王孫由子之後

初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

龜茲音見前

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

兜題為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

問古覽翻范史疏勒國去雒陽萬三

百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

種章勇翻

國人必不用命

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

降戶江翻

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

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

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考異曰袁紀云求索故王近屬得

兄榆勒立之更名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今從趙傳

國人大悅趙問

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趙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夏五月

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

觴上壽

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丙魏謀謨乎其上蓋在殿庭左右也賢曰壽者人

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朝直遙翻

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

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

所被

被皮義制

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

時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

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冬十一月遣奉車都

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

西域

賢曰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

有石室王母臺又曰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敦煌徒門翻

俞盧昆翻

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

符傳皆合之以為信符兵符也張晏曰傳若今過所

也如淳曰兩首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此傳蓋亦行兵所用以為信非度關所用之傳

也專將則有符傳令以兵屬固
故去之去羌呂翽傳林翽翽

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

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

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後王居務塗谷

固以後王道

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為先赴後王并力

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

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

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

降戶江翽

秉將以詣固

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還從宣翽又如字

於是固奏復

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

宣帝置都護元帝置戊己校尉自王莽之亂西域與中國

絕不復置今通西域復置之

以陳睦為都護

考異曰袁純睦作穆今從范書

司馬

耿恭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

賢曰金蒲城車師後王城廷也今庭州蒲

昌縣城是也杜佑曰金蒲城即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北庭府蒲類縣也

謁者關寵為己

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賢曰柳中今西川縣曰袁純作折中今從范書

考異屯

各置數百人恭況之孫也

况況以上谷歸羌武子孫多著功名

十八年春二月詔竇固等罷兵還京師北單于遣左

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

蠡應

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

人救之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

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

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涕

傅音附語牛儒
翻中竹仲翻

大驚會天暴

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奴震怖

怖音普
布翻

相謂曰漢兵

神真可畏也遂解去夏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

晉天

文志太微天子廷也十
二諸侯角也孛蒲內翻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

固引兵據之

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
西城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

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
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徙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

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復扶又翻擁絕澗水恭於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

之

賢曰笮謂歷笮也音側駕翻

恭身自率士輓籠

輓音晚師古曰籠所以盛土也音盧

紅翻鄭氏周禮注窰土之器曰籠陸德明音力董翻朱熹曰黃土籠也

有頃水泉奔出衆

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

遂引去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

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

賢曰禮藏主於廟既不起寢廟

故藏於后之更衣別室更易也更工衡翻下同

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

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

館陶公主
光武女紅

夫也適駙馬都尉韓光
與讀曰預為于偽翻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

官上應列宿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
五星郎位也宿音秀

出宰百里苟非其

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

陰陽

書曰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
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
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

拘以禁忌

復扶
又翻

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問

章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為後

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

樂音洛

遠近畏

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即位年十八尊皇后曰皇太后

明帝初崩馬氏兄弟爭欲入宮北宮衛士令楊仁被甲

持戟嚴勒門衛人莫敢輕進者

東都南北宮皆有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各掌

其宮衛士漢官曰北宮員吏七十二人衛士四百七十一人朱爵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

東明司馬主東門員吏十三人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主北門員吏五人衛士百一十七人凡員吏皆隊長

佐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宮長吏為

封蔡傳其有官位者令御者言其官胡廣曰符用木長可二寸缺印以符之被皮義翮

諸馬乃共

諧仁於章帝言其峻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為什邡令

什邡縣屬廣漢郡此即高帝封雍齒之什方也邡讀曰方 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

節陵

帝王紀曰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維陽三十七里

冬十月丁未赦天

下詔以行太尉事節鄉侯熹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

並錄尚書事

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

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由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

帝即位輒置太傅
錄尚書事薨輒省

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

為司空倫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

之

續漢志蜀郡在雒陽西
三千一百里守式又翻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

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

師復叛

復扶又
翻下同

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

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鍾可
亥翻

恭與士卒推誠

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

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按李

巡注爾雅五狄有白屋一種降戶江翻

妻以女子

妻七細翻

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

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

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

則傷死難之臣

難乃旦翻

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

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

將即亮翻

又二部兵人裁各

數十

賢曰二部謂關寵及恭也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

之效也

力盡猶言盡力也

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

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

職昌志

匈奴疲極之兵必

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

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

考異曰耿恭傳云秦彭今從

帝與謁者王蒙皇甫援

姓譜宋有皇甫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皇甫鸞自魯徙居茂

陵改父為甫余按詩周亦有皇父卿士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

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鄯上扇制

甲辰晦日有食之 太后

兄弟虎賁中郎廖及黃門郎防光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

右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

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

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

趣七喻翻

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

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尚書洪範之言

近世光

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

謂陰后不為宗

親求位也

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

謂梁

松竇穆等也

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

復扶又翻

斷丁管制

又諭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

為于偽制

戴盆望

天事不兩施

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

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

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

雒中者錢各五千

遺于季翻

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

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

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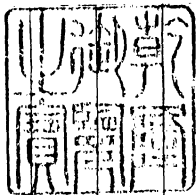
陛下下全后家也

是歲京師及兗豫徐州大旱

兗州部陳

留東郡東平泰山濟北山陽濟陰等郡國豫州部汝南
潁川二郡梁沛陳魯等國徐州部東海琅邪彭城廣陵
下邳等郡國杜佑曰兗州蓋以沈水為名又兗之為言
端也信也端言陽氣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徐州蓋取舒

緩之義或云因
徐丘以為名一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